

# 民 俗

第 五 十 二 期

民 國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

## 目 錄

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序.....	容肇祖
北江獠民古俗的發見.....	清 水
韓昌黎在廣東的鱗爪.....	鍾梅山
羅隱的故事.....	徐麥秋
朱元璋的傳說.....	志 桓
李文古故事續補.....	張冠英
宋湘故事續補.....	張冠英
姊妹會與神童.....	許家維
東莞民風俗——賊驚.....	徐思道
廣西蒙山縣山歌.....	馬益堅
點兵歌.....	馬益堅
嘆五更.....	馬益堅
本刊通信.....	鍾敬文，清水，趙景深

---

( 中 華 郵 局 特 准 認 為 新 聞 紙 類 )

## 本刊啓事

一切『神』『仙』『鬼』『怪』的事情，皆擬陸續印成專號。閱者如有這種的著作或照片等材料賜寄，均所歡迎。

## 本刊舊曆新年專號目錄預告

舊曆新年專號引言	容肇祖
星君圖說明	黃仲琴
巴公的廣州過年日記	劉萬章
新年(潮州民俗之八)	若水
翁原過年的風俗	清水
再談翁原的過年風俗和新年風俗	清水
我也談談舊曆新年	舒懷
東莞舊曆年例	容媛
梅縣人的舊曆新年	林岳玉
陽江的舊曆新年	志桓
閩南舊曆新年的風俗	謝雲聲
廈門之新年風俗	陳延進
漳州新年的風俗	翁國樑
成都舊曆年節的風俗談	李儂儂
長沙鄉中的舊曆新年	堅固
開封的舊曆新年	思我
水仙花的故事	清水
舞燈	鄺煥綏
灶神的故事	愚民
欽縣的新年以及清明節	顏繼祖
福州舊曆新年的過渡	魏應麒
新年所用的花爆製造法	黃偉夫
閩南舊曆新年流行的歌謠	謝雲聲
錢樹歌及尼姑問訊	容媛
廣州元旦聽到的盲妹叫化歌	容肇祖

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序

# 初民心理與各種 社會制度之起源序

容 肇 祖

現今研究我國的民俗，一方面注重積聚材料，而他方面如何搜集材料？何者為值得注意的材料？以及如何比較的研究？皆是應當注意的問題，故此我們除了鼓舞各人將所聞所見的貢獻出來之外，更要介紹一些應行注意的問題，作為比較的研究。

人類的進化，每每是思想的進化較為急遽，而風俗習尚的進化則較為遲緩。初民的心理，不特在蒙昧的小孩子中時或表現，而在智識較低的人民中也時有近似之點。至於迷信的心理，如靈魂的迷信，石頭，木偶，都看作有神靈的存在；或遇疾病謔語，以為有靈鬼的纏繞；人死後過若干日為回煞期，以為死人的靈魂真的回家；於擲水或在荒地小便時，要先高聲說明，使神鬼避開，以為不致觸犯諸神鬼；某人穿着過的衣服，以為可用「喊驚」的方法招回某人的魂（東莞有這風俗）；婚嫁上轎時，用巫念咒解穢，以為可使邪鬼不敢依附（石龍有這風俗）；人的生辰八字，在施過某種法術的東西上，向鍋裏炒，以為這人必發熱病，或成癲狂（見何定生先生潮州民俗談民俗週刊三十五期）；生肖屬木的人會多生木虱；有蜈蚣託生的小孩子不要殺蜈蚣；某人是黑虎託世，未成年不能過海；某人打仗前出現原形為百足蟲，下人殺大百足

民俗 第五十二期

，故某人打仗打死了(這是東莞翟某的傳說)。凡此種種，俱與研究初民的心理有關，而這種種的材料，在畸形發展的文明的國勢也是不能免的。這種活現的，真實的迷信的心理的材料，很有盡力搜集的必要。

崔先生這書，大可給研究民俗的朋友以一種暗示，使大家從事於心理方面的調查，同時復使他們知道用世界的學者研究初民心理和社會制度的起源的所得，作比較研究的參攷。

風俗的改變何以較思想為遲緩，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家族，團體，或社會的問題。如信仰的問題，個人儘可以不信石頭或偶像，但是不能打破家族，團體，或社會的石頭或偶像的迷信。家族團體社會的石頭或偶像真的毀掉，而他們心理中的石頭或偶像沒有毀掉，仍是不徹底，石頭與偶像仍有隨時建立的可能！端在惟一的改變方法，只有普及教育，使一切男女都有受教育的希望。

崔先生這本著作，要提出唯心史觀這種見解去對抗唯物史觀，我以為要改革社會，心物二方面俱是重要，要二方面同時着手方可收到效果，實在不能鄙棄任何方面。從實用的眼光看，兩者是互相提携互相影響的，自然崔先生大膽的提倡唯心史觀的社會學說也有他的理由。

十八年二月四日容肇祖序於廣州

## 北江瑤民古俗的發見

清 水

北江的瑤民，自然以連陽八排瑤爲最多，但是曲江，樂昌，乳源，英德，翁源等縣，都有些許瑤民雜居于間。八排瑤，早有許多人去紀載他，當無容我來贅述。翁源瑤民生活概況，我在「民俗」廿三，四期合刊上，已寫成專文發表，也可以不必重述。其他各地的瑤民景況，「韶州府誌」十一卷中有一篇，雖然有許多不忠實的地方，但在未有人去作實地調查時，這僅有的一篇，倒值得抄錄發表的。其實，編府誌時，有各地的人來做採訪工作，則紀載的，也未必盡都是子虛。還有，府誌所載，引用舊誌的，已三百多年了。這三百年中間，瑤漢時常衝突鬥殺，接觸已多，自不無同化之處。那麼，其俗與今雖有差異，亦不能說是紀錄者的忠實。那有三百年之久，其民族之風俗不無稍變的呀！末了，因漢人嫉惡瑤人，時起戰爭故，紀載不無誇張之處，此是日前紀錄者的慣技，並不是「韶州府誌」才如此的。

看吧！下面就是從「韶州府誌」十一卷(P.25-26)抄來的，請各位細心讀一轉吧。

瑤民一種，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真瑤也。盤瓠之裔也。別姓亦八十餘戶。

性，獷悍。烏語，今漸習華語。

民俗 第五十二期

韶屬六封曲江，樂昌，乳源，英德，四縣有之。一曰，「板  
猿」，戴板于首，以油臘束髮粘其上，月盪一次。夜以高物  
度首而臥。採山爲生者也。無板者，曰「民猿」，或耕山或耕  
田。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民同。

女飾耳環。婦則屏之，跣足無袴，繫重裙。男子亦穿耳飾環。  
男婦，通着彩繡花邊，首裹花帕。

婚姻不辨同姓。

腰刀弩，搏菟狼，多食野獸。以粟釀酒。七月十五日，祀其  
祖，有狗頭王者，(不大明白其意思)小男女，衣花衣，歌舞  
爲侑。

性亦巧，或製器以易鹽米。

攝其族者，有猿總，歲時間一謁縣令。今雖編入冊籍，然非  
我族類，不無盜心。或通宜章，莽山，陽山，鵝子嶺諸猿，  
互相煽引；非設方略以禁之，未易治也。(舊「韶州府誌」)

器用尙質。有竹鑪，截大竹以當鑪鼎，食物熟而竹不燬。

有銃，鼓狀如腰鼓，腔倍之。上銳下侈，以皮碗植於地坐拊  
之。

有編架弩，無箭槽，編架而射。(俱見桂海虞衡誌)

習尙似樸而近於獯焉。

- 猿民多姓盤，現在還是如此。就是八排猿，也以姓盤的爲多。  
• 俗傳「猿王在連州」，也許各地的猿民，都是從連縣遷來的罷。

### 北江獠民古俗的發見

惟性聲的，是盤瓠之裔，還與西南未開化民族：苗，獠，獫狁，……的來源，傳說一樣（盤瓠的傳說，見「後漢書」南蠻傳，是一段很有趣味的的神話，讀者們不防去翻閱下。），頗值得我們注意的。其他，於獠民的性質，吃着，修飾，等曾說及，雖尙嫌其太簡。

廣西的獠民，雲南的獠獠，已經調查過，北江的獠民，尙未有人去作實地調查。北江舟往來，交通便利，如果有心去調查，不須多大金錢與時間，便可以得到驚人的成績。我在此虔誠的希望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能够派專員去調查北江各地的獠民；至低限度，也該去調查人數衆多被各地認爲獠王所在的——八排獠！

(註)1. 韶州府誌，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出版，光緒二年(1876)重修。

2. 舊誌，指康熙二十六年刊行者而言。

3. 曲江與乳源接界處，有獠山，獠排山，均爲獠民所居。樂昌之南，亦有獠排山。乳源，與樂昌接界處，有獠山；與陽山毗連處，更有叢山嶂疊之獠排。英德獠民，數年前，農科學生似曾因視察森林故，順便調查一次。

4. 最稀罕之翁源獠女，頭頂如冕冠之帽，或即府誌上之所謂板獠。

## 民俗 第五十二期

書成，翻閱「府誌」三十八卷「列傳欄」中竟有各地僑民生活風俗的紀錄。真奇，真奇，記載僑民風俗習慣的文字，都可以編入「列傳」，我真要向編輯諸公，叩首百拜了。書中，首列「後漢書南蠻傳」為緣起，次列曲江，乳源，樂昌，英德四縣僑民的概況。「南蠻傳」，多人知道，不必贅錄。曲，乳，樂，英，四縣的僑民概況，雖是一片一段，也頗足以補上文的掛漏，故抄錄如下：

### (一)曲江的僑民

曲江僑民，居縣屬之西山，距城百廿里。男子椎髻，環耳，領緣尚繡。膝以下，束布至脛。帝用甕囊攜物出山貿易。僑婦，髻貫竹箭，覆以花帕；重裙無袴；跣足而行。能作竹木器，舁負趁墟，以易鹽米。因婦人髻貫竹箭，故概名曰「箭僑」。(皇朝職貢圖)

### (二)樂昌的僑民

樂昌縣僑民，居縣屬之大嶺及龍嶺脚二處，距城五六十里。其服飾，與曲江僑民彷彿：或時用花帕纏頭。僑婦，亦髻貫竹箭，短衣短裙，能跣足登山。亦常負物入市。(皇朝職貢圖)

### (三)乳源的僑民

乳源縣僑民，居深山中，耕山為業，距城百十里。有生熟二種：「生僑」，不與華通。熟僑，常出貿易。頭纏花帕，耳帶大環。僑婦，恒簪小竹桿二三枝，復纏以髮，用帕蒙之。身衣短衫。



## 韓昌黎在廣東的鱗爪

裙不蔽膝。時有往來城鄉，與民入市易鹽米者。(皇朝職貢圖)

### (四)英德的獠民

英德縣獠人，居杉木角黃茶山。(阮「通志」)

宋顧孺履知英德府，招撫獠峒。顏得遇作歌勸南山：

率土王民樂陶陶，

太戎亦民今婆婆；

適正人天依中和，

日月不老朝山河。(粵東金石略)

以上各段，均自府誌，廿八卷「列傳」三十二頁裡抄來的。除英德獠民說也等於未說外，其於曲江，樂昌，乳源獠民的習俗，性質，衣服，裝飾，特能等，那說了一點。在未有人去作實地調查時，這些瑣碎的材料，是多麼可貴的。

謝謝單獨舉辦「中英算專修科」的老友李少白，他借給我以所藏的「府誌」，使我能够抄下來在這裡發表。(完)

## 韓昌黎在廣東的鱗爪

鍾 梅 山

中唐有一國極負盛名的昌黎韓愈，他是固執直的，才幹的，龍文的，道德人格高尚的；因為他生性執直，所以不避忌諱，屢被擯黜，于憲宗晚年（上天旱人飢荒）一貶而為湯山令，元和末年（上諫佛骨表）再貶而為潮州刺史，所謂「暫為御史遂竄南夷

民俗 第五十二期

」；因為他才高，所以一生歷官廿餘，身榮名顯，所謂「于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因為他能文，所以在當時聲名藉甚，能以文章流芳百世，所謂「實為儕輩所推許」，「文起八代之衰」；因為他道德人格的高尚，所以精誠所學，能感天地動鬼神馴異物，所謂「能開衡山之雲，能馴鹽魚之暴」者也。

自東漢以來，已經是「才衰文弊」之秋，昌黎本其優美高尚之文章道德，出而匡時接物，遂于無形中做了聖賢道統繼承的大儒，新唐書本傳贊，稱為「泰山北斗」，趙德編文錄序謂為「聖人之徒」，蘇東坡為公廟碑謂「參天地闢盛衰」，真足與孔孟齊驅而並駕了。

這樣偌大的人物，盛名自不容易磨滅，所到之處，亦自有人給它種種雪泥鴻爪，做歷史上的古蹟，我們今錄昌黎兩次到過我們廣東的鱗爪以見一斑民衆的心理，並可以窺見民俗學上也竟有這個偶像的存在。

連州：

「五賢堂」，在州學內，宋端平間知州留元長建以祀韓文公，劉刺史，張魂公，朱文公，張南軒等。

「仰韓堂」，在州治內，宋紹熙中郡守陳奕建。

「燕喜亭」，在州城北，韓愈為燕喜亭記。

陽山縣：

「尊韓院」，在縣東，韓愈讀書處。

韓昌黎在廣東的鱗爪

「雨松亭」，在縣署後園中，祀韓文公像後祀。

「釣魚臺」，在縣東三門灘下，韓愈釣魚于此。

「讀書臺」，在縣北三里息游洞旁，韓愈故址。

乳源縣：

「仰止書院」，在縣東半里，祀唐韓愈，宋朱子。

潮州：

「揭陽樓」，在韓山，唐韓愈建，後改侍郎亭。

「仰韓閣」，在縣濟川橋左，元至止中喬賢能建。

「原道堂」，在韓山書院，明建。（明鄒守益有原道堂記）

「韓山亭」，在韓山，昌黎登覽舊地，俗呼侍郎亭。（此即因揭陽樓遺址而建，亦名思韓壘翠亭，在思韓堂東，陳堯佐書匾）

「仰斗亭」，在海陽縣東，亭在東山之腹北面故名仰斗，在思韓堂後，刻韓愈像及諸賢墨蹟。

潮陽縣：

鄉校，唐韓愈所置，在縣西，今公館巷。

普寧縣：

「馬嘶巖石室」，相傳唐大顛僧所創，昌黎嘗至此訪之。

梅縣：

「七賢堂」，在縣南為花洲，宋劉煥建。

（七賢者：程處士，張曲江，韓昌黎，劉元城，狄武襄，文

民俗 第五十二期

信國，蔡梅菴。）

五華，龍川縣：

「藍關」，在五華西五十里，關上有「韓文公廟」，  
相傳韓愈貶潮州時經過此處，有藍關詩。

「喜雨亭」，亦在關上。（以昌黎歸度藍關逢雨也）

韓愈原籍在河南省伊洛之間，他不過兩次到過廣東，前後居住不滿二年，而所留痕跡竟這麼多，可見他在當時及後代的勢力普及的地方真是不同凡响啊！顧頡剛先生有一次給我信說「昌黎在廣東是一個大偶像」，觀此信然。

十八，二，廿。記于中大宿舍。

## 羅隱的故事

徐 麥 秋

羅隱的故事，在本刊上已登過好幾次了。他的故事很多；其流傳之區域亦頗廣。許黨心先生在北新小叢書之十二——朱洪武故事裏發表的羅隱的故事上說：「羅隱故事，散在各地，都因風俗人情而異。」這是很不錯的。現在，且將我所知的，——羅隱的故事。就記憶所及說說，自然是免不了遺漏的，請讀者原諒這回。

○ ○ ○ ○ ○

## 羅隱的故事

羅隱在幼年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死了。在他的鄉中，羅姓是很弱的；萬姓却最強。因此，羅姓便常受萬姓的欺侮了。尤其是這寡婦孤兒的羅隱子母，更是受他們欺侮得利害。

一天，羅隱由學校裏回家，在路上遇着一個相命先生，也不知他是有意把羅隱戲弄；抑或是他是真的有本事的，他對羅隱說：「小朋友；我看你這副相貌，倒是非同小可哩；照我看來，你將來一定能做皇帝的。」

羅隱聽了這話，歡喜得很。急忙跑回家去，把那相士的話對他的母親說知。恰巧那時他的母親在廚房裏弄飯；聽了也很歡喜，她說：「倘若我的兒子將來真的做了皇帝時，我一要把「萬家」殺盡。」

聰明的讀者，你們也該知道她這句話是怎樣說的罷。可是，不幸得很！這句話給他廚房裏的灶君——灶神聽着了。他不知始末，以為她要殺十千家，這樣殘忍，那還了得。於是上天奏聞玉皇，結果，把狗骨換去羅隱的貴骨。

當換骨時，羅隱覺得周身的骨都在疼痛。大聲呼道：「媽媽！我的骨子痛極了！」

他的母親說：「不要怕，咬實牙根忍着啦！捱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呀！」

羅隱于是把牙根咬實，忍着暫時的痛苦。那知這樣却把他的一口貴牙保存着。所以，後來他雖然不能做皇帝，却進了一個秀

民俗 第五十二期

才。而他的說話，尤為靈驗十足。



一天，羅隱走過大新街，見鞋店內玻璃架裏擺着很多很好看的花鞋，他很想買來穿着。可是，他既沒有父親賺錢回來，所以着花鞋的希望，就無從實現了。他不覺妒忌起來，歌道：「大新街，好花鞋，羅隱無錢無得買，保佑一年三次火燒大新街。」

聽說，自從羅隱歌後，那時的大新街，確是一年燒三數次的。



某富翁建築一所大廈，他也知道羅隱的說話是很靈驗的。所以，他於其大廈上樑時，特請羅隱替他說幾句好意頭的話。羅隱道：「樑高好掛簾；屋大好停喪，一死七八十，莫死少年亡。」

一死七八十，那還了得。我的家裏都沒有七八十人呢！而且，為甚麼他總不說一句好的話，而說這些——樑高好掛簾；屋大好停喪。——不吉之話呢？富翁想起來以為不妥，便硬要羅隱說過一些好意頭的話。其實，羅隱這些話是好意的。我們看他最後一句——莫死少年亡。——就知道了。「一死七八十」，是說：若到死時，都是有七八十歲的。

「老又死；嫩又死，唔死街頭無地企。」羅隱說了說話，一溜烟跑了。

聽說後來那富翁卒至財盡人空云。

## 羅隱的故事

○ ○ ○ ○ ○

羅隱進了秀才了。有一回他在山中捉到一隻鶯哥(鳥名)他很愛牠，教牠吟詩，牠也很聰明，沒多時候就學會吟詩了。這事不久就傳遍遐邇，後來竟傳進皇宮裡來，公主也聽得了，她好奇心陡起，很想聽那鶯哥吟詩，便把這意思告訴她的父皇，她的父親亦以為我雖然做了皇帝，也沒有見過鶯哥吟詩呢。於是決意使人召羅隱携那鶯哥上朝吟詩。羅隱受召携著鶯哥上朝，可是，事情糟了！那鶯哥在朝上却不肯吟詩，皇帝怒了，他說羅隱說謊，應治以欺君之罪——斬首。那知那隻鶯哥見羅隱死了，却吟道：「羅隱秀才頭落地，鶯哥拍翼就題詩，我母山中餓死了，有仇唔報到何時？」

原來鶯哥到老時，必須其子反哺的。現在羅隱既然把牠捉了，則他的母親在山中餓死，自是意中事了。說者謂：那鶯哥之所以苦心學詩，實欲為其母報仇云。

○ ○ ○ ○ ○

後來他的靈魂變作暴狗。如果牠向人吠，則這人必死。如果聽到他的吠聲，把手指草或樹，則那草或樹必枯萎，而人乃可幸免。指草或樹之心理：以為牠吠此草或樹罷了，不是吠我的。

( 完了 )

一八，二，八脫稿於梅里。

## 朱元璋的傳說

志 桓

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創皇帝——是由平民而做皇帝的。所以他的傳說很多，我在童年時，也曾聽過不少，今事隔日久，只能還記着這片段。然而粵俗嗜談「風水」，下面的事蹟，不知是否構造，牽扯入「風水」裏面去，我也不暇計較它。但，像這樣的傳說，在我們故鄉——陽江地方，是很普遍的，所以把它紀錄出來。

朱元璋少時，是很貧窮的。他的父母，已經老早死了，只贖他一人，孤苦伶仃，無所依靠；給人家牧牛，不過求兩餐飯食罷了。那時候他帶着箬笠，唱着山歌，天冷在山岩烘火，天熱到天然的浴場洗澡，度牧童的生活。

在他牧牛的草場旁邊，有一個很深的潭，綠水澄清，與牧場上碧草相映成景。朱元璋和一班牧童一壁縱牛食草，一壁下潭洗浴，幾成爲他們天熱時必然生活。牧童中惟朱元璋最爲矯捷，這潭雖是非常之深，從來沒有人能沉泳到底下去探險過，相傳叫做「無底深潭」；而他竟能打破向例，一泳而直到底下深處。所以他的勇敢精神，很足令人驚奇。

一天，有一個有名的地師(堪輿)，爲着找尋風水，龍穴，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決定這幹龍脈「山青草秀」，是一定可以結穴得一座好墳山，于是不惜辛勞的跟尋上來。可是這幹龍却不肯在



## 朱元璋的傳說

山崗上結穴，一直蜿蜒着由——朱元璋等洗浴的——深潭下去。地師看呆了，只得坐在旁邊想出神。遇着朱元璋和那班牧童到來洗浴，地師問道：「兄弟們！這潭有那一個能沉泳到底下去的嗎？」元璋說：「這潭是非常深的，相傳叫『無底深潭』，惟我可以下去，別個都是不能」。地師又問：「那末！潭底下有什麼東西沒有？」元璋答道：「底下有件東西：有頭，有角，好像是牛的樣子；我每下去，定要把它玩弄一回才上來」。地師聽到朱元璋這番說話，心裡暗地打算，非常喜悅，馬上揀擇一個日子，叫朱元璋在那里等候。

時日到了，地師如期而來，而且背負着一包用綢緞包裹的骨骸到來。朱元璋見了，心中暗想：這人是地師，是識風水，龍穴的，這潭一定是有一穴很好的墳山；他不能下去，還要藉着我的氣力，何不乘此時機要挾他，回去取着祖宗的骨骸一同埋葬下去！他定了計策，向地師說明意思，果然得地師允許。他就馬上飛跑着去找尋骨骸，因為太過匆忙，布屑也找不到，走向蕉樹下折取兩張蕉葉包裹着拿回。地師命他脫了衣裳，挾着兩包骯髒的東西，沉泳到潭底深處——有牛的地地方，依時安葬。說也奇怪，那牛不知經朱元璋玩過了多少回，總是長眠着動也不動；至這時眼也睜着，口也開着，見朱元璋拿兩包東西到來，便搶着一口把那一包用蕉葉包裹的骨骸吞下去，（因為蕉葉青色的緣故）即時合了口，再也不開。朱元璋遂把其餘一包——用綢緞包裹的——掛

民俗 第五十二期

在牛角上，鳧游而上。

地師問下去怎麼辦法，朱元璋把經過的情形逐一告知。地師十分懊喪，但也是無法可施，勉強說聲「小孩子，還是你的福命吧！也是好的，朱家天下常(?)家將」，就去了。

過了三天，這潭居然浮起一座墳山上來，所以後來朱元璋能夠「富有四海，尊為天子」，便是因葬得這一穴——發皇山——的緣故。

十八，二，二四。

## 李文古故事續補

張冠英

余前既舉文古故事二則以實民俗矣，茲復得聞數首。覺其興致悠長，有非前舉所可及，盪漾胸中，不忍自秘，爰再錄之，以為續補。

### (一)自造經言窘主考

文古推負天才，絕意仕進，而縣攷必往者，欲以示其談諧之文術耳，非有慕于科名也。

某年縣攷，文古欣然往。及入場，見題為論語「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遂振筆直書，半响即就。主考多其捷，亟取以閱之。觀其洋洋灑灑，莫不嘆為難得之作。迨見「巴經曰，「二三子無衣無食。」馬氏之言，良不趣也。」，(此皆文古卷中語)乃

### 李文古故事續補

爲之躊躇不安，語其曹曰：世有十三經之名，小十三經之目，（明 洵館彙刻本）吾或讀而熟之，或聞而審之，而未見有巴經也。經名之多，莫多于山海經，然吾見其有南山北山海內海外之經，而亦未見有巴經也。今李子文章淵博，而所引有巴經，詎吾所未見耶？亦抑彼所誤引耶？又所謂馬氏者，亦不知出于何書？主考發世兩難，未能自釋；及遣人至其廝叩問出處，然後昇以前茅之策，而文古已往矣。文古卒以不錄。其後文古語人曰：「吾前所爲巴經者，謂吾父之言也；馬氏之言，吾妻之說也。」語流一時，傳爲佳話云。

#### （二）故爲倨傲難役人

文古入塾讀書，爲日已久，其叔毅豪疑其素性甚懶，或猶未有進益也，乃差役持條向文古取閱課卷。役人持之往，然不識其條書何事也。欣然入呼文古曰：文古！文古！爾叔令我送條與爾。文古時方隱身涼床，放聲吟詠，閱所持條，知爲取閱課卷者。然惡役人之無禮——直呼，不有以難之，無以傲其後也；顧謂役人曰：廊內磨石（搯取豆付汁之具），可負而回，無他事矣。毅豪見役人負磨石至，瞿然而言曰：前所爲條者，取閱課卷也；今不持卷歸而負石來，何哉？役人乃謂曰：文古之命也。豪知其行必有不愜于文古者，因再問之曰：你如何見他？如何呼他？吾見之而呼文古也！豪曰：吾知之矣！爾之不能取課卷，殆爲此也！子今而往，無以文古呼他，循禮而稱先生則可矣。役人遵其言，

民俗 第五十二期

遂持陳卷而歸云。

(三)題成酒令怒叔親

文古有戚(或說是舅)曰韓元勳，(粵之平遠八尺人)與其叔毅豪皆明末之顯官，(一爲京官一銜命赴琉球冊封琉球王)而清初尙在也。明社既屋，清室代立，二人致仕家居，然未嘗忘懷名利也；特感明廷厚恩，不敢腆面直前耳。文古知其意，而不敢發。某日其叔宴元勳，席間毅豪約各題酒令一首，藉資助興，而酒令材料，須用物名一，古人名一，千家詩句一。時文古適侍酒，故得參與其役。而怒煞叔親之事，遂出于是矣。

家一張床，(物名)送與張子房，(古人名)子房不要，爲什麼不要，春色鬧人眼不得。(千家詩)

——李毅豪——

家有一把扇，(物名)送與曹子建，(古人名)子建不要，爲什麼不要，剪剪輕風陣陣寒。

——韓元勳——

文古見叔親酒令，俱已題好，而涵義之妙，又復如此，不肯以和之，何以自安已心也。乃亦失口而題云：

家有一撫纓帽，(即帽頂)送與家叔親，叔親不要，爲什麼不要，清明時節雨紛紛。

此真可謂笑煞叔親無餘地，塗改千家詩句矣！而毅豪元勳，猶未知也。故其言曰：酒令限用古人，爾何曾比叔親以古人？文

## 李文古故事續補

古曰：二老明之遺臣也，謂之古人，豈不宜哉？毅豪元勳聞言自愧，念身為有明顯宦，不隨宗社俱亡，以博忠孝之名，坐令儉生至此，反為兒子所羞，有生如此，不如無生！席罷，元勳興辭而歸，毅豪則閉門欲縊云。

### (四)「李文古的故事」訂正

前見廖嘉隆君「李文古的故事」，覺其間有不實不盡者，有與傳聞相背者，已下意為之訂正；及寫李文古故事補時，卒以匆忙未及書。茲一一言之如後；或足以補廖君所言之缺也。廖君文中引詩一首云：

想君滿面是文章，帶點連圈不計行；

若然處在深山裏，黃蜂疑是故家鄉。

案，此詩見于嶺南卽事，未著作者姓名。吾鄉言此詩者，皆謂出于文古；然非廖君所作聞以譏中書也。謂以刺麻面之某人耳。以愚之意，據情而言，在專制淫威之下，文字慘狀，至為可懼，如文古此詩，雖或不致于興獄，然其足以怒主考無疑也。文古雖諛諾百出，絕意仕進，言念罪戾，或不致如此狂妄。故與其謂為譏中書，不若謂為刺鄉人為得。且吾鄉亦無謂文古作此詩于卷上者。但文古往矣，不能起聽人言，又安知吾與廖君之言之孰實耶！

吾鄉傳聞之文古攷試故事如下：

某年，縣試，主考嚴某，愛才若命，文古聞而往之，欲有以

民 俗 第五十二期

顯其身手也。題爲「如臨深淵」，文古援筆立成，因依題意綴附數言以續曰：

砍南山之竹，釣北海之魚，非鯉也，非鯽也，必叭聲，其鱗乎！

談諧之中，而猶能繫以題意，文章之能事，文古盡之矣！

十八，一，廿九日。

## 宋 湘 故 事 續 補

張 冠 英

前寫宋湘故事，倉卒成文，所舉無多。今更續補二則，想亦讀者所樂聞也！

(一)

某年湘入京赴試，路經某處，其地有父子狀元者，自榜其門曰。

父狀元，子狀元，父子狀元。

詩第一，書第一，詩書第一。

湘恃才傲物，見之莫不駭怪，以爲如此舉業，何足多哉？而自炫若此！意欲諷之，以儆其後，因囑其僕某卽于當地租開藥舖一間，而襄爲之聯云：

生地一，熟地一，生熟地一；

付當歸，子當歸，付子當歸。（案付子爲藥，湘之意蓋借付爲父也。）

## 姊妹會與神童

以此以對某氏父子之門聯，可謂絕對矣，其護之深，猶餘事也。聞某氏父子見面愧甚然，當即回家自去其門聯云。

### (二)

某年，湘奉命下南關，濫欲爲人作槍。江南人始聞而惡之，繼思有以窘湘也；遂差碩儒訪湘，湘辭而不見者屢，知其來非好意也。碩儒厭之，遂作矜倨不可一世之聯以遺湘，以爲足難宋湘無疑矣。聯云：

東鳥西飛，滿地鳳凰難下足；

碩儒已去，門者特示湘，湘笑而言曰：「彼之技，止此耳！何足以窘我哉？」遂矢口而對曰：

南龍北躍，一江龜鱉盡低頭。

門者聞而錄之，佈諸外，見者無不稱才云。

十八，一，廿九日；

## 姊妹會與神童

(雷州的風俗)

許家維

雷州是廣東南部一個半島，弗嶺橫絕，交通不便，教育缺乏，風俗殊異，多與內地不同。我原籍本是雷州，但因離鄉數代，家鄉風俗，極少知聞。幼時曾聞家中長老，道及一二，至今回憶，也多遺忘，而所能記憶者祇此兩件：(一)姊妹會，(二)神童。

## 民俗 第五十二期

甚麼是姊妹會呢？這就是婦女們到一十六七歲的候，不論是已嫁的或未嫁的，糾集一班知己的閨友，組織一個「姊妹會」，會金自然是所謂會員分担的，會員統稱為姊妹，有一姊妹要出嫁了，她們就在她未出嫁前一夜，全體的會員，聯羣結隊的到她家，坐談一個整夜。牠的意思，大概是惜別她表示，這整夜的清談，無非是講些做新娘應知的常識。例如到了夫家，應要怎樣，拜堂時又該要怎樣，對翁姑如何，對夫婿又要如何，……，這在姊妹們，似乎應負有這些責任的。明天到了，夫家的花轎來了，她們一部份去扶她上轎，一部份去燃放爆竹，直到花轎去了才止。第五天過了，新娘是一定要回母家的，還叫做「回路」，當這時候，她們又到了，照前的一樣整夜的坐談，而這次的敘述，却是向她探聽幾夜中庭新婚的生活。

大凡出嫁的女子，那處都有所謂伴嫁娘的，她們的責任，與「姊妹會」都是差不多的。不過能夠組織成爲一個會，在廣州和各地都是很少有見聞。

什麼叫做神童呢？就是有一班謂所謂「神童」的孩子，有人生了病，就去求這班神童，取些香爐燭灰來服，幸而微病因而愈，就多方的去謝神恩；不幸而死了，也決不怪那班神童的，祇說天之有意不祐。可是「神童」是那一箇都可以做得嗎？必要有資格的。當迎神賽會那一天，這班孩子，能夠用三尺多長電燈線樣粗的銀鈞，穿在鼻上，唇上，而與會遊行，倘能穿了三根以上，那麼



大家說他是神通廣大，就稱他為「神童」了。

## 東莞底風俗——喊驚

徐 思 道

事實告訴我們，處在科學非常發達的現在，迷信這樁事情，人們多數已經知道，而且很明白的知道這是可笑的，愚笨的。但是仍有多數人，尤其是在鄉村的，依然常常到廟裏求神拜佛，以為這樣就來保佑他哩！殊不知這很好笑的。然而我們不能說這些愚夫愚婦是老頑固，我要咀咒社會的教育不普及，因為教育不普及，就是發生迷信的風俗的根源。

喊驚本來有好幾種方法，但是我自幼在省城念書，回去的日子也很少，雖然前年回去了兩年，不過我很少遇見這種事，而且人家也沒有向我談論過，所以我所知的祇有一種。因為我幼時母親替我喊的，倘若我受了驚。因此我約畧知道一二，如今我把他寫來。

在我邑裏，小孩子受了驚，也許他病了，他的母親一定替他喊驚。（我邑俗稱喊同年，是招回魂魄的意思。）他們拿了這孩子衣服，預備少許米粒，線香，蠟燭，和蔗腐，（甘蔗搾了糖後，所餘下的渣，晒乾後，我邑人常把他來做燃料。）走到門前或孩子那兒得驚的地方，把線香和蠟燭點着插在地上，蔗腐也燒着，於是把孩子的衣服向前向後的招搖，手裏拿着剪刀或菜刀，在

民俗 第五十二期

地上拍響，把米粒向四方撒着，於是喊道：

「東方米糧，西方米糧，南方米糧，北方米糧，四大五方米糧。民國○年○月○日某某(小孩的名)同年來歸呵！請到九天玄女，接魄童郎，昇返某某肝胆來歸呵！來歸覺醒覺聊，覺醒覺乖，一覺還一覺，二地到天皓，(讀厚，即天明)圓毛三十六般驚，扁毛三十六般驚，大聲小怪嚇起驚，亞姑亞叔嚇起驚，四眼八鼻嚇起驚，亞姨姪舅嚇起驚，亞姊亞妹嚇起驚，孀娘伯母嚇起驚，嚇起久時返得快，昇返同年某某來返呵！左門官，右土地，招魂童子，帶魄童郎，斬開地皮剷地獄，斬開地獄取真魂，收贖真魂兼正命，等佢同年來歸，來歸六脈安然，食茶甜，食飯香，食茶，長血，食飯，長肉，一年大，一年乖，隨年長大，隨月長乖，福爹旺母，福兄旺弟，根基隱固，壽命延長，來歸一片光輝。火屎碌碌，童年歸屋，火屎沙沙，童年歸家。某某童年來歸呵！認得舊時穿着過，魂魄跟從衫就歸，熱 let let，補返頭毛鬚白！」

當唱至火屎碌碌的時候，那替人家喊驚的人，拿着那小孩的衣服，向那小孩念下的幾句，念完了，便替那小孩穿上。於是他們認為如此，他的孩子，以後要精乖伶俐了！

# 廣西蒙山縣山歌

馬益堅

(一)

「過邊」望過那邊山，那邊「山朶」動姍姍；  
姊想變黃蜂飛過去，——執一朶，  
朶朶成雙有朶單。

「過邊」——這邊。 山朶——山花。  
右，讀毫，( Mao )，當無字解。以下參此。

(二)

高山嶺頂種芭蕉， 風吹蕉尾動搖搖；  
「能」大「成」哥有討嫂， 見人討嫂你心焦！  
能——這麼，讀上聲。彷彿 None 音。  
討——娶，讀如 Two，以下照此

(三)

看牛好拉看牛好， 出門三步有牛騎，  
再過兩年牛估大， 賣牛討婦有會遲……！  
(……)示歌唱時聲尾綿延。

(四)

哥做清明姊「做枋」， 墳頭墳尾兩三杖；  
隔夜煎餸有分只， 保祐去歸死絕家。

(五)

妹做清明哥「做枒」， 墳頭墳尾兩三杈；  
隔夜煎餃多分只， 保佑去歸添「紅花」。

「做枒」是故鄉的俗例，請參看本刊廿九三十期合刊，廣  
「西蒙山縣之習俗及迷信一文內「分枒」條便易明白。  
「紅花」=男孩。

(六)

「過邊」望過那邊山， 望去木葉望有真；  
姊想唱歌答過去， 怕是本村姊妹人。

## 點 兵 歌

馬 益 堅

正月點兵百花開，朝中文書連夜來；打開文書給姊看，要姊  
做對出兵鞋：長訂鞋跟短訂帶，免得營中失落鞋。

二月點兵百花香，朝中文書點刀槍，大刀要點三百把，小刀  
要點三百雙。

三月點兵辭我公，我公鬚子白齊胸，人家養孫來防老，我家  
養孫去當兵。

四月點兵辭我婆，我去當兵沒奈何；殺得苗頭有官做，四朵  
紅旗接我婆。

五月點兵辭我爹，我去當兵爹當家；門口有田七八擔，慢慢

## 點兵歌

牽牛耕種牠。

六月點兵辭我媽，我去當兵媽當家；早晨燒香換淨水，保佑孩兒早還家。

七月點兵辭我哥，我去當兵哥在屋；堂前雙親哥奉養，飢寒飽暖要當心。

八月點兵辭我嫂，我去當兵嫂莫惱；家中無水多挑擔，家中無柴細細燒；不比當初叔在屋，一個砍來一個挑。

九月點兵辭我妹，妹妹問哥幾時回；哥是河中灘頭水，水到灘頭也難回。

十月點兵辭我妻，我去當兵兩分離；早早關門早早睡，莫聽旁人說是非。

十一月點兵在柳州，柳州兵馬鬧嘈嘈，大喊三聲頭落地，小喊三聲血淌流！殺死幾多英雄漢，氣死幾多小腳屩。

十二月辭兵回家來，香紙蠟燭兩邊排；兩邊擺的酒和菜，快把母親請出來；請出堂前受兒拜，並謝皇天保命恩。

## 嘆 五 更

馬 益 堅

一更金雞叫嘈嘈，爹娘喊妹快梳頭；二更金雞叫呱呱，爹娘喊妹快戴花；三更金雞叫吱吱，爹娘喊妹快穿衣；四更金雞叫啾啾，爹娘喊妹快穿鞋；五更金雞叫天明，哥哥背妹出房門：雙脚

民俗 第五十二期

站在門坎上，一把筷子兩邊分一把筷子朝前撒，二把筷子朝後跟，一直跟到裏家門。

## 本刊通信

(一)

元胎學兄：

弟初到此間時，曾一度接奉來教。半年來因為事務羈牽，心緒不寧，久缺覆章，甚為歉然！然而寸心耿耿，未嘗不於烟朝月夕，憶念及嶺表故人；昔日從游談笑之樂，思之尤為神往！此地雖說有好湖山，並且不乏論藝談心之侶；但故鄉故人，終維繫着我心靈的戀慕呢。

弟北行後，民俗周刊，賴兄極力維持，不但生命得以延展，並且內容形式，也頗有相當進步；尤其是最近所出神與檳榔等專號，材料豐富，論述詳備，更使遠人讀閱之下，不勝高興。屬在知好，敢本朋友責善之義，為兄敬進一芻言，想為高明者所樂於聽聞而嘉納也。

中國民俗學運動，正在啓蒙，而民俗周刊，要算是這運動中的惟一刊物，所以對於此門學問的理論，應負有迫切宣傳之重責。此種論著，要我們自己來創作，原是很不容易，但介紹繙譯，似屬可能。弟前主編時，常以此事請助於何思敬，崔載陽兩先生。兄自己如無時間或興致，可依弟辦法，請崔先生等幫忙。式

## 本刊通信

湘，冠英二兄，亦可勸他們幹此工作。（弟前月到滬上，與趙景深先生談及民俗，他也以近來理論上文章太少爲言。）

其次，民俗的研究，是一種純粹的學術運動，——最少在我們從事者的立意和態度，應該是如此！——致用與否，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混爲一談，更不該至於喧賓奪主！民俗中文字，有時不免稍犯此嫌，在寫作諸君，自然有他們的苦心，不能過責；但爲嚴肅我們學術研究的營壘起見，以後不能不望兄畧注意於此！

其餘，關於民俗，尙有一點話想藉此說說。那就是羅香林君對拙著民間文藝叢話的賜評，和黃詔年君的答辯的事件。羅君文章的前半篇寄到時，我還在粵，後來我要走了，把文章留交韻剛兄，並覆信羅君，請將後文續寄。到此後一兩月，才於民俗上拜讀全文。當時頗想簡畧地寫幾句話，表示我的感激和剖解一下自己的空疏。但以心身不寧謐，終於一字未寫。不久以前，在同刊上讀到黃君的辯正文，我又重想起這事。黃君文章，語意之間，頗多意氣挖苦的話，使我感到一點不安。（平心而論，羅君的大作，對我很客氣，還是我所很感激的，但對於黃君，態度上就有點不同，這也許所以會引起膺受者發生更利害的回響之故。）我們大家都是在這裡摸索真理，——或比較的近真理，——錯誤誰都免不掉的，我們如果確有真見，或比較近真見的話，只要用商量或肯定點的口氣說出來就算了。題外意氣的話，不但是多餘的

民 俗 第五十二期

浪費，有時並且連累得所說的真理都使人反感了。這是多可惜的損失呢！不幸，羅黃二君這一回都未免薄蹈此病，並且是爲了我那空疏蕪穢的一篇小文之故，這尤其是令我有些不好過的。我誠懇的希冀，以後二君秉筆發揮討論學術的意見時，請稍爲留心於以旨題外的措詞，勿教不羈的筆尖，徒搭來無謂的糾紛，贏得的是一場自己和對方及一般讀者的不很愉快之感！至於此回二君文中所說，大抵我都很有贊同之點，因爲不及檢閱原文，在此不能一一細提了。總結一語，是謝二君的明教！元胎兄，說到此，我覺得有幾句話須附吐出來，不則，骨硬於喉嚨間，是要苦死我的。我是個什麼都沒有好好學過的人，書雖然也念了十多年，但是念而已，東零西碎的念而已，系統已是一毫沒有，精深的研攻更何必問！數年來爲了環境的迫促，或自心偶然的高興，即興地漫塗寫了點文字，沒有深刻的意理，固無消說，但有時連文章上的詞句和前後的論理，也儘多欠斟酌欠妥當之處。自己每一檢點，總不免羞形於色。朋友，我是一個多麼平庸的人呀！若果人們對於我的看待，能够只是適量地爲止，——或降下了一點——這於我是倒要覺得安心的。偏偏有許多人，是這樣認看重了我，就管說對於民俗學，民間文學吧，我雖然像很會吃力的在從事過一下，但不待高明專家的檢察，我自己就能澈底地知道，我對它是怎樣的外行！可是國內學林先輩，如朱希祖，劉大白諸先生，或以「健將」見稱，或以「學者」相呼，（朱先生語見民俗粵東之風，



## 本刊通信

劉先生語見大江月刊民間文藝叢話次集序) 這是如何令我漸愧到自容無地的！記得去年夏天，我接到謝雲聲君那篇寫歌雜記，因為中間有一條稱我為「民間文學專家」，我立時臉皮發熱起來，那篇稿子，終於壓着不敢發刊出去。後來大約是你在稿堆中找到了才編入民俗的吧。元胎兄，你能了解我這受着過份的誇獎之人的悲哀麼？對於他們盛情的看待，我自然是由衷地感激的；但羞慚却也是這樣永不放鬆地延佇在我的心頭臉上呢！關於羅君文中許多深誼愛意的督責，我也同發此感想。奈何，奈何！

我近來頗覺得我們南方漢人的習慣，風俗，語言，頗有些受影響或影響於那里華族以外的諸民族的。畧舉一二例，如去年某君曾在文學周報上揭載一文，說明江西一帶客人男女野合的「倒青山」風俗。但據我所知，兩般秋雨盦隨筆中，已記載有苗獠民這種同樣的風尚。又峒谿雜志，記有獠人親死，兒子慟哭赴河投錢買水的禮俗，但吾鄉也有此同樣的俗尚。（此條曾見於西南民族研究專號獠民畧考拙文中。但此種風俗，是否只見於吾粵及古時已否有過，俱因匆匆來不及細考。）再則，吾邑（廣東東江的一縣）的客家人，有些念「魚」音作「牛」的，粵風中，明說着獠人念「魚」當「牛」的話。此只是隨意掇拾來的幾個小例，若注意的大規模的搜尋材料，深事探討，必有很好的成績發見。願兄等留意及之。

韻剛兄於舊曆年底來信，提起我們在此謀出版民俗雜誌的事

## 民俗 第五十二期

。記我當到此間不久時，曾經有過這樣的一種計議。負責撰著文稿者，由趙景深先生擬定周作人，江紹原，鄭振鐸，徐調孚，顧均正，招勉之及他和我八個人，我並擬加上崔載陽黃石二位。每期稿子編好，由上海某書店付印發行，我們只拿一點稿費和編輯費。我當時曾和江先生接頭談商了一兩次，趙先生處，也函商了幾回。後來因為別的問題發生，此事便致擱淺。到現在已沒有一點消息，大約暫時是這樣的無望了！所可喜的，是據說鄭振鐸先生已編譯了一部關於民俗學的巨著，將印以奉獻國人。最近小說月報啓事，又有自今年起，將兼討論及民俗學與文學有關係的問題，那真畧可以使人告慰了。又江蘇浙江的兩大學，新近皆有徵求民間文藝之舉，雖目的不見得是爲了民俗學的研究，但有此空谷足音，也不能不說是可喜的事呢。

昨樸山兄回鄉過此，據說民俗學叢書，尙能繼續付印，這是十分可慶幸的事。將來弟或將把所編理的稿件，寄呈上一兩部湊趣。

自來杭以後，因環境及其它種種關係，對於學問，不能少作探討的工作。只於職務之餘，隨興寫點抒情記事或批評書物的小品。日前已把它除去了談文藝的一部份，合編成一輯集子，名西湖漫拾，寄滬付印。將來出版，自當呈奉請益。最近寒假中，因擬往江北揚州一游未果，居校無事，寫成一部五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結構上雖頗覺失敗，但描寫現在青年的內外生活，不無有

## 本刊通信

可取處。書名擬作「幽如之一生」，印成時，也當呈教。

自北來後，出版有在粵時所編輯的關於民間文學書籍兩冊，一名歌謠論集，北新書局印行，一名馬來情歌，遠東圖書公司印行。遲日，當各檢寄一部備覽。

近來詩很少作，蓋無此閒情也。昨天忽口占了兩首七絕，題目是送友人<sub>之</sub>金陵。茲特錄出，呈給遠在嶺表的舊友們一笑。

翩翩風度貴家兒，別有傷心世未知。也算天涯慰清寂，  
吟邊同愛定公詩。

梅花如雪送君行，我爲畸零惜友生。別後欲知相憶意，  
試當風雨上臺城。

新年曾到南京，蘇州等處逛了一個星期，惜游記到現在尙未能寫，否則，也要讓你們分管一下我旅行中的清趣呢。

我還學期或將在浙江大學文理院兼任點課，若然，我當更忙碌了。西子湖上美麗的春光，到了我這忙人身上，恐怕只如食物店里豐富地擺陳着的貨品之於窮人叫化子一樣寡份而已。

我在廣州住了幾年，沒有看過大規模的梅花，今年僥倖住在此間，湖上各處，都富於這種「國花」，——據說國民政府已定梅花爲中華民國的「國花」了——孤山與靈峯兩處的，尤有名聞。日前與劉大白，郭任遠，楊廉三先生同往靈峯觀覽。蠟梅已將過去，綠梅則尙多含苞未放，最艷盛的爲紅梅，而白梅時間其中，如紅衣女郎群里，雜着縞衣同伴二三，誠雅觀也。不識你們在住索

與 俗 第五十二期

以梅花稱著的嶺南，當這春風初拂的時光中，有此清賞的顧份否？

式湘兄聞將放洋赴英留學，兩三月內，能成行否？顧剛兄此時想已動身北來矣。

莘田，丁山，仲琴，載陽，澤宣，朝陽，應麒，紹孟諸同事及在棧各同學，均此致意，恕不另札。

敬頌學安！

弟，鍾敬文。

一八，二，一八，夜。杭州。

送友詩，今晨在床上未起身時，又胡囑了四首，並附於此，敬請好友，一窺知弟邇日情懷。未知式湘兄看了，還笑我「丫頭氣」否？

聞道春來似畫圖，故鄉難得有西湖。驅車却向金陵去，  
怕否鶯花笑你無？  
話到文章淚不禁，低回惟仗識深心。縱饒碧盡紅箋句，  
你去何人更賞音？  
憩跡橋西蘇小墓，談心月下老人祠：舊游歷歷情難泯，  
苦我游春獨步時！  
剛言分手計逢期，似此痴懷你應知。盼煞歸來同打棹，  
湖蓮花放正當時。

敬文又啓 十九日上午

※ ※ ※ ※ ※

(二)

元胎先生：「新年號」如能出，這篇水仙花的故事，亦可湊趣。民俗 37, 37, 39, 40, 新收到，詔年的算一年的舊賬已拜讀，火氣過重，語多意氣，大非學者的態度。一點寬容都不能，從此謾罵下去，寧有止境？幸而孩子們的歌聲沒有寫成，否則，又要受貴君的罵了。自己介紹著作，頗好，願先生日前已首肯。現將舊作遞「紹興歌謠」奉上，或可聊以塞責。「神的專號」遞到時，頗想調查翁源的神廟，社壇，古墓，碑碣，鐘鼎，……但因家貧無資，不知能否實現耳。明陳太保龍崖故居在龍田城，離家六十里(?)，頗想前往一遊，搜尋古蹟，因無伴未果，可惜。趙景深已辭文週主編職，如繼任非人，於民俗學之提倡，贊揚，或有防碍。

敬祝集安！暇希賜教。

清水(二二，一，一九二九)

※ ※ ※ ※ ※

(三)

元胎先生：

一月十五，卅一兩函，早已奉讀。為着俗務所糾纏，日久不能奉復，很是難過。

現在舊曆新年當中，春雨絲絲的漂下來，桃紅李白，景象更

民俗 第五十二期

新。家居不能出外，除搵弄女孩和談天外，尙有許多閒空的時間，故特跑上樓上來拈出紙筆，邊剝瓜子的給你一個回復。

先生說：「……民俗週刊，非集中的研究，不能促其進步。民俗近來銷路頗暢，預定全年的，日見其多；此時若不振作精神，起勁地幹下去，則一墮下去，又不知何時方能復起？而且，這種週刊，不加緊努力，事實上，難延其壽命。雖然這時的努力，不一定可奏大功；但是我們已獻身民俗學的，實無旁貸，義無反顧却應踏實地盡量貢獻我們的力量，只是不絕地向前進！……」（大意如此）語重心長，欽佩，欽佩！愚雖鈍魯，亦當以附驥向前為榮幸也。

民俗學會加聘劉萬章，姚逸之，魏應麒，三君為幹事，幫手加多，這也很可喜的。

蒙推編「翁源故事集」「翁源歌謠集」二書，感愧交集。編專書，早已久有此意，且也已有相當的稿子，只是不敢嘗試，故沒有編出來。去年靜聞夥友主編民俗時，第一次來信，就向我索成本的稿子，那時沒有答應，也只為此。後想把範圍拓大，改編一本包羅萬有的「翁源民間文藝集」，然因範圍過大，徵稿不易，故至今尙未編成，懶惰昏庸，以視劉萬章謝雲聲二君之努力，真有雲泥之隔。呵呀，愧煞我也！今又要我編成，且說「想兄必不致推却」，我真不知要怎樣說好了！

我本來是專力於兒歌故事的，編草率的書，當不是難事。但

## 本刊通信

我自受顧江二先生誘掖後，翻轉來的致力於風俗的紀述，古俗的整理，以期打從前的森寂空氣，「廣東古俗」，「韶郡古俗」，「翁源古俗」，「翁源的閩房和求雨」，「翁源的新年風俗」，「翁源的中秋節」，「翁源的生產風俗」，「我却要雞蛋鴨蛋一同說」，「翁源的過年風俗」，……就是在這麼情境之下塗抹成的。原有的編兒歌故事專集的工作，反把他擱置了。現在忽的要編成兩個專集，一時實難應命。惟已承推編，只好遵命之後，再來從長計較吧。民俗學會尙無材料多一點的故事集，如果先生過分逼勒(?)時，懶筋抽去。也許可以立刻編成一本故事集來塞責。

「呆女婿故事集」，自然是「翁源故事集」的一小部分，因其內容特別豐富，且代表人們的愚騷，亦是別開生面，故把他先行編好，郵寄靜君。不意靜君已先行赴杭，而其中又有許多不妥之處，把他擱致，原是應該的。故事原是有許多相同的，相類似的，雖然地域不同。我們正要就其相類似的，彙集探討之，才能有良好的結果，豈明老人曾數爲此言，想來大家還不致忘記。來函云：「……有人以爲在某書店內出過一本相類似的，因此擱下了……」這種見地，我看不敢贊同。若以此爲例，有一個人寫過一篇「徐文長故事」，「梁祝故事」，「蛇郎故事」，「……」，其他的人，可也不准寫了，就是寫下也無一看之必要。「幹嗎，橫豎是相類似的！……」這種說話，通麼？又說已交「劉萬章先生，比對與某書店所出的異同。……」，這難道疑乎我是抄書嗎？不，安

民俗 第五十二期

所用其比對各地的故事，若盡相異，則永無題材，混合，附會之處，一目瞭然，更何待於我們的記錄？一笑！

今後，擬編下列各專號：

清明	蛋戶	物語	「山海經」	宗族
衣服	食	命名	占卜	說鬼
風水	科舉	名士	戲劇	梁祝故事
秘密黨會				

承囑預先搜集材料，自當效勞。關於命名的話，我雖至愚，曾至再至三的說及，民俗能出專號，固所願也。談鬼，前已打算說些話，因事未果。民俗已欲出專號，自然再也不能推委了。梁祝故事，流傳最廣，願先生無暇去研究，由我們三朝狗子來瞎扯一頓，熱熱氣，倒也是很高興的。名士，即我所謂「名人故事」，如徐文長，林大欽，宋湘……諸人的故事是也。我已有些材料，日後自當寄上湊趣。其他，或亦能靈點心思去集稿。

「歌謠專號」，「婚姻專號」，希能早日出版。我日前寄上的「翁源兒歌」，想已編入「歌謠專號」，惟未暇將「翁源的婚俗」一文寫好寄編「婚姻專號」，很不快意。

「故事專號」，「傳說專號」，範圍過大，也許很難編成，不如先覓一小題出專號之為愈。前者，能出一個「蛇郎故事專號」，也够高興了。今年甲子屬蛇，就出個「蛇郎故事專號」，來湊趣吧？「少年雜誌」，年率如此，民俗何防效法？後者，不如縮小範圍，



### 本刊通信

出因「地方傳說專號」。地方傳說，靜君曾努力於此願先生也曾爲文發表意見，就是已往的民俗，也有三數篇是屬於這類的，誠能出一專號以供閱者的觀鑒，學者的研究，不也是比馬馬虎虎的出「傳說專號」好得多嗎？

其次，關於洪水的故事，天地開闢的神話，以及一切物種原始的神話，……亦不妨於可能時，出些專號。神話的材料，「民俗」上很少看見，日後似應稍稍注意點。民衆於天地間的萬事萬物，雖不知其所以然，却每每造出一套神奇的故事來解釋明白，這是頂有趣味的事，不知先生同意否？

關於張天師的傳說及其他，徵稿已久，不知可編成一個專號否？盼望得久了，希能以片紙告我！

近來很想幹些有趣而又瑣碎且沒有多大人注意過的工作，就是努力去探訪民間諱忌的言行以及盜賊江湖對講的隱語，已有些所得，想願先生一定是很贊許的。

「龍」在民間，備受推崇，無地無龍潭；其他龍跡……更是數見不鮮。求雨攬龍潭，更是異地同歸的。不知先生肯分些時間去研「究龍」否？

近來懶得要死，書沒有看，文沒有寫，信也沒有作。趙景深先生寄一張明信片給我，並贈寄所著「民間故事研究」（復旦書店出版，定價四角。）一冊，沒有作復。江紹原先生惠寄我一封信和幾期「現代評論」，也懶得報復。生性如此，無可救藥。聊綴數

民俗 第五十二期

言，用對江趙二先生作沉痛虔誠的抱歉！

再者：「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冊，我手上沒有，請補寄一本。

週刊 55 期，民俗 44 期，於江先生有用，曾來函索取，謹再各檢一本賜下，以便奉發。

就此擱筆，改日再談。

敬祝著安！ 并問願先生康健。

清水敬啓

古曆十八年元旦日

※ ※ ※ ※ ※

(四)

容先生：

今天是夏曆年初四，我領潭弟去逛康公廟，如珠巖。中途下雨，細雨霏霏，漂到衫褲上，一粒粒的，如墜潔的雪花。天氣也冷，凍得我戴着羊毛手套還有些發抖。康公廟在藍青獅子角無甚可述，如珠巖，在龍仙橫潭半山中，山石聳起，巉巖可怕。二巖連屬，通以石道。拾石級而登，始能入巖。下巖祀門官大帝，上巖祀三官大帝。周年香火極盛，新年尤甚。雖遠居連平，清化，英德，亦多百里來祈禱者。俗云有求必應，府誌卷十二(P.45)，亦說「靈應如響」。其中的設備和傳說，日後當在「翁源的神廟」一文中詳述之，故不贅。

## 本刊通體

下午時回家，雨絲未停，油紙傘又已千瘡百孔，故不覺鞋襪濕了，就是衣服，也有許多水滴。中途遇了一個衰頭，布衣，草履，持油紙傘，背布包，面比常人赤黑點的猛民，係自松塘到李村荷包角去探親，因其懂客話，曾和他邊走邊談，雖無甚所得，想亦先生所欲知，故記其要如下：

1. 我姓趙，猛民雖多姓彭，趙，黃……的，然亦有數十姓。
2. 翁源猛民，聽說係自連州徙來，已無猛王。
3. 猛民早婚。我的女人，在我未出世的五年前，已先來我家。
4. 猛民奉祀彭古，關帝，觀音，師爺(巫)，及其祖先，故神牌甚多，須香燭極夥。
5. 猛民近來已多與漢人通婚，贅婿的亦有。惟贅婿如不顧家，猛女得另嫁他人，贅婿不能橫加干涉。
6. 猛語大畧相同。猛民能操客話，官話，廣府話，能道一二。
7. 猛語呼「眼」為「釘」(din)，「鼻」為「將」，「手」為「布」(讀作陽平)，「足」為「名」，「雨傘」為「番」，「食飯」為「食言」，……。
8. 猛俗頗重新年，亦貼春聯，門神，紅錢等。開門，多燒串炮，近多以滿地紅代；家率費串炮錢一元許。
9. 猛民衣服，大概與漢人無異。
10. 猛民間亦念書。能客話唱山歌，漢人有入山和之者。雨中歸途，為……，不……多所詢問，殊為可惜。分路時，

民俗 第五十二期

彼此道別，他道「到叔父傅茂家去小住」。我問道「你姓趙，怎的叫姓張的做叔父？」他道「因為我的孀母招他入門故」。叔母守寡，再行贅婿，仍得做人家的叔父，這種風俗，多麼令人失笑。

最後，分手了，他叫去傅茂家勸他，我也隨便的漫應一聲。  
帶住吧。

敬祝快樂！

清水（十八，二，十三夜。）

\*\*\*

(五)

萬章先生：

謝謝你贈給我的河南謎語以及民俗二冊。並信一封。

在神的專號上看到你和容肇祖談到華光。並在卷首看到華光像。很感興趣，因為我天今方讀完四遊記中的南遊記（通行石印本），此書記華光一生事跡甚詳。（可參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六篇）圖後兩個鬼大約即千里眼順風耳，華光中間一眼為「天眼」，手中所執為「三角金磚」法寶。

我在看過南遊記後，得到兩個觀念或意見：（一）南遊記乃由劇本改編，第一，七兩回均有戲劇式的獨白。（二）百回本西遊記的第五十九回係取材於南遊記第十二回。

弟，趙景深。 一九二九，二，一九。

# 本校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 第六集第七十三、四期合刊目錄

(專號)

史記天官書之研究.....劉朝陽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共和書局，受匡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北新書局  
 北平魯山書社，北京書局  
 印刷者：廣州市德政街三友印刷社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民俗學會叢書

書名	編著者	冊數	價目
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	鍾敬文，楊成志譯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台灣情歌	謝雲聲編	全一冊	定價三角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顧頡剛編著	全三冊	定價三角
蘇粵的婚喪	顧頡剛，劉萬章編	全一冊	定價三角
狼獾情歌	鍾敬文，劉乾初譯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吳歌乙集	王翼之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廣州兒歌甲集	劉萬章編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民俗學問題格	楊成志譯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民間文藝叢話	鍾敬文著	全一冊	定價四角
揚州的傳說	蕭漢編	全一冊	定價一角
情歌唱答	丘峻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蘇州風俗	周振鶴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
閩歌甲集	謝雲聲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孩子們的歌聲	黃詔年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
謎史	錢南揚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半
紹興歌謠	婁子匡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妙峯山	顧頡剛編著	全一冊	定價五角
廣州謎語第一集	劉萬章編	全一冊	定價二角
河南謎語	白啓明編	全一冊	定價四角